

# 蔣黨內幕

## 第三輯 要目

蔣口中所謂「三個月後有辦法」的驚人內幕

岡村寧次解日大秘密洩漏

我們告讀者的話

政治掮客甘介侯

台灣是蔣介石的「馬嵬坡」

谷正倫治下的國特保密局

官商合夥串演綁架勒索巨案

蔣介石秘密出賣廈門軍港

從吳稚暉王寵惠到台灣說起

閻錫山馬首是瞻下的「廣州小王朝」

原原本本談陳儀與陳儀事件

李宗仁白崇禧保全廣西地盤的妙算

馬鴻逵趣事

蔣管區婦女在黑暗地獄中

桂系與越南戰犯保大勾結詳情

張羣的一盤西南大雜燴

孫科與陳淑英的牀頭協定

李宗仁一手如意一手算盤

孔令儀與孔令侃的祕密



# 蔣口中所謂「三個月後有辦法」的驚人內幕

## 岡村寧次解日大秘密洩漏

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小諸葛的手段原來如此！

蔣在「假退休」的偽裝下，臨離開南京之前，發生一連串的傳說，發言者有報有憑，我們現在覺得太有價值追記一下，讀者就可窺見當時蔣所用的一套手腕的內幕與真相了。

### 三月以後的辦法

「蔣的走，是烟幕彈，是欺騙老百姓的幼稚手法」，這種論調，在今年二月間，充滿了南京各階層間，用作茶餘酒後談話的資料。人們全說，當蔣

### 我們告讀者的話

本書第一二兩輯出版後，未及一日，各書局報攤上的書，銷售一空，可見讀者於選擇必妥看的書的時候，是有眼光的，我們的宗旨，既然是代表全上海老百姓說話，就應該根據事實，報導蔣府的種種黑暗面，與其茶毒中國二十年之種種陰謀罪行，決不能一味破口大罵，甚至渲染許多超乎常理之外的桃色內容，我們這幾天接到讀者來信，大家一致的異口同聲說：「這本蔣黨內幕，是真正代表老百姓說話，暴露蔣黨內幕的時書」，所以現在本期的卷首，略誌數語，並答謝本書讀者們來信誇獎我們的盛意！

離京前一日，特地將劉峙叫來，說：我從前辛辛苦苦的培養了幾十年，誰知你今天這樣一無用處。他愈說愈火冒，差一點動了手脚。劉峙啞啞連聲，好不容易才說出了「委座，並非是我不肯效力，只因：」一句話。此後，蔣在其幹部會上，又指着陳立夫高聲說：「×××不能打倒我，打倒我的盡是像你這類中堅幹部，平時一點不聽我的說話，妄作妄為，弄到今天這步田地。你們去好好反省一下，對不對得起先總理，對不對得住我。從今以後，我已再無面目踏進中央黨部的大門。」當時在座者均埋頭無言，會議也立即結束。是日下午的中常會，也因此而臨時搬到蔣的官邸，不在中央黨部舉行。

有人說：蔣臨走前，除在軍事積極佈置外，還商定一套妙計。他在機場中囑其部下，無論如何必須盡力苦撐三月，三月之後他即有辦法扭轉當前局勢。據透露所謂「三個月後有辦法」者，實寄望於某國軍隊。京特刑庭釋放日戰犯岡村寧次，宣判無罪後並立刻護送回日，即是計劃中的一環。緣因去年太原危急時，閻錫山曾要留在太原的一萬七千名日俘助戰，日俘不肯。最後還由岡村飛太原說服日俘，太原危急得以穩定一時，岡村亦因此立了大功。此次趁美國羅耀魏德邁等在日訪問期內，岡村負有代表赴日會商的責任。且聞此點中美日三方早已秘密約定，目前討論題目，僅為用何種辦法始不引起國際注意。所謂「三月後有辦法，即基於此。吳鐵城氏曾表示：蔣府前途樂觀，吳會語其左右說，長江天險，兵士實力，京滬支持三月絕無問題，在此時期內，美援糧械可以運到，屆時政府定

能旋乾轉坤，轉敗為勝。與上面所說的三個月，恰巧不謀而合。（編者註：現在的情形是怎樣了）

### 局部和平聲浪沉寂

上海市長吳國楨，在職時曾稱病請假，潛赴漢口，請示機宜，結果受命再苦撐幾時，絕不放棄京滬。蔣並對京滬局部和平運動，殊不滿意，要吳設法鎮壓。吳返滬即召集各報主理人，指示今後凡有關局部和平消息，不能登載，同時並對各和平代表，加以警告，使會喧嚷一時之局部和平運動，暫歸沈寂。

謠傳，蔣在臨走前，與張羣及政院方面佈置一更妙的計劃，即萬一將來京滬不守，地下工作人員均須設法隱藏，留着不走，待接管後，即伺機引起國際事件，造成國際的有利的形勢。

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台灣問題。自邵力子聲明中共八項條件中並未包括台灣在內後，引起京都人士極大注意，因中共八條件中既無地方區域之分，台灣屬中國領土，自然不能獨異。事後據邵向人說出，他之作此聲明目的，因為蔣離京時，原擬先去台灣，當時美國人即放出空氣，說台灣依照開羅協議，要待對日和約簽定後，始能視作中國領土，拒絕他去台灣。但此舉並非美方故意拆台，實是給以更大幫助。只要觀美之積極佈置台灣作為基地，即可明白，其目的是，美方今既有此聲明在先，則萬一華南全部變動時，中共若要進兵台灣，美國即可以同樣理由，加以拒絕。



上海圖書館藏

## 蔣李之間的矛盾

傳說蔣與李之間，矛盾重重，尤其從引退事件開始的半月中，兩者間之關係，更爲緊張。

衆所周知，下野文告中，「身先引退」一句原爲「暫行引退」四字，此文告在蔣臨行前，始交李簽署。在離京後，李無表示，拒絕代理。後來還是由張羣以廿一晚連夜打長途電話至杭州，取得同意，改正此句後，李始答應。事後蔣對李的突然來此一手，大爲氣憤。

李自代爲總統以來，僞總統府中大小上下，一致對李採取相應不理態度，甚至李到僞總統府中，連茶水都無人供應。李要用錢，管理的職員，都稱要憑主管人員的條子，始能付錢，而主管大員又早已逃之夭夭。大家就這樣互相推諉，李也沒有辦法。

首先爲和談代表人選問題，此種矛盾，便日漸公開，因和談代表中鍾天心彭昭賢二人原爲孫科提出經蔣同意者，但李對此二人大表不滿，幾度撤換，而孫科則堅持非此二人，不足以代表全黨意見，此一爭執直到中共廣播斥責彭爲戰犯後，始告平息。

## 蔣的糜爛京滬計劃

後來鬧得滿城風雨之遷都爭執，更爲此種鬥爭發展之最高潮。蔣在離京時，叫在他走後，即將首都搬去廣州，但李則勸不要搬走，於是拖了幾日，未能及時動身，蔣在溪口爲此大爲不懌，打電話問孫科爲什麼不去，呆在南京做些什麼。孫科剛動身，李即發動他所能控制的立法監察兩院，大吵大鬧，反對南遷，孫科經此兩面一拖一拉，不知如何是好，只得離開南京到上海來觀看風色。但畢竟總是「領袖」的話有力量，最後還是聽命赴穗辦公。

又留京官兵，謠傳會奉密令，注視李之活動，若李與中共進行局部和平時，即加以阻撓，必要時

並有糜爛京滬之責。李爲自保計，特將其直系部隊張淦兵團調來南京，後來與其左右商議結果，在目前尚無具體談判行動前，還得保持若若若若關係，爲避裂隙擴大起見，故張兵團到京後，皆未入城，臨時改開附近某地，待機行事，雙方關係若若惡化下去，那末地方就不免糜爛了。

據說除了上述矛盾外，直系中亦是矛盾重重，湯恩伯與陳誠之關係即其一例，湯陳關係不佳，彼此皆欲將對方打倒而後快，此次陳做台灣省僞主席，湯曾向人表示：「蔣先生到今天還這樣重用陳誠！絃外之音，自然可知。但湯屬下官兵，凡旅長以上官佐，均直接聽命於蔣，團長以下官兵始受指揮，行動時有牽制，故湯雖非完全效忠，但亦不敢貿然有所表示。

一連串  
的蔣黨  
的祕聞

### 上接第八頁

而元老派的存在和足以相當左右政局，却無二致。執政者對於元老派運用得好，可以獲得許多便利；要不然，可能產生許多阻力，有時簡直大傷腦筋。地方當局要對抗「中央」，最容易招來「犯上作亂」的大帽子，爲了「出師有名」，「旗幟鮮明」，同時也爭點兒「正統」，唯一的辦法也就是捧出了些「元老」。胡漢民，遠一些。「元老」們的哭哭啼啼，以至自棄自戕，自不能說沒有自由。近來吳稚暉，王寵惠，都已到了台灣，可惜元老派引不起作用，否則陳誠又要像寶貝似的捧了。

## 政治掮客甘介侯

和平販子甘介侯，是國民黨反動派第二號首腦李宗仁的智囊，自從李宗仁登台後，很想撈些油水，出出風頭。當上海局部和平聲浪很高的時候，他頗想追隨顏惠慶之後飛到北平看看風色，如果有投機機會，便可以活動一下，希望能在未來的聯合政府裏弄一個不大不小的職位，可是這一個陰謀在人民雪亮的眼睛裏是瞞不過的，結果祇落得一個「和平販子」的雅號。

像甘介侯這種人，祇知道升官發財，對於偉大的解放事業根本沒有認識的，所以他的生活是奢侈糜爛的，荒淫無恥的。甘介侯等在南京，經常的舉行舞會，度着醉生夢死的生活。在四月初，某一個日子的晚上，廣西籍的僞立法委員們又舉行一個盛大的舞會，當這批東西婆娑興濃時，突然有一個新聞記者前往採訪消息，某僞立法委員看了大表不滿，竟高聲叱罵起來。那個記者一見情勢不對，慌忙退出，於是邀約了幾個同業，再度前往，要找政治掮客甘介侯，請他出來說幾句話。不料甘介侯正托着舞女的屁股舞得起勁，不肯出來，只派一個什麼人來傳話，說甘介侯沒有什麼新聞可以發表。這時激怒了一個新聞記者，大聲叫道：「今晚新聞已經有了，國事如此，桂系要員耐舞終宵。」甘介侯聽見了這話，覺得大事不妙，祇好拋開他的舞伴，出來打躬作揖，連聲道歉。頭上幾乎冒出汗來了。

甘介侯在南京熱戀一個叫桃英的舞女，聞雙方打得火一般的熱。

陳誠壓迫過甚，充滿危機：蝗蟲羣能將孤鳥吃空

# 台灣是蔣介石的「馬嵬坡」

解放大台 近在咫尺

國的助力，可以鞏固這塊最後的根據地，台灣是不易解放。我的想法不然。我認為低估台灣解放可能和必然的條件是有害的，它會增高美蔣霸佔台灣的信心，和減少我們對台灣工作的努力。

中國式關氣的建築物，不論美術

接着上海解放，人民解放軍進逼華南的軍勢形勢，距僑府苟延殘喘的地點——廣州，祇有五十餘華里，同時瓊崖方面，人民解放軍的馮白駒將軍，亦已以萬靈千鈞之壓倒軍事，解放了該地，同時使得在廣州的反動派一羣，魂散魄飛，鬧得一團糟，他們最後的地點，當然是台灣這個孤島了。

目下任何人都都關心台灣的近狀，本文所記，乃對台灣最熟悉的人士，所發表的意見，是一篇極名貴而有價值的內幕文章。

尋常人以為

台灣問題最麻煩，國民黨倚仗美

美奧的宅第，壯嚴的廟宇，偉構祠堂或官家墳墓等，經常可以看見門前擺有一對石獅。若把石獅比作中國，牠嘴裏銜的那個石球可比台灣，石獅和石獅是同一塊石彫琢出來的，雖然石獅在石獅子嘴裏可以轉動，但它屬於石獅的一部分，是拿不出來，偷不走的。今天台灣視遊離於中國局外，為狼子野心所垂涎，國民黨抓得緊，美國和日本都虎視眈眈地在合謀要據為己有。但是我們可以這樣答覆：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不能單獨存在，也偷不走的。

「二二八」台灣民變告訴世界的什麼呢？美國人利用民變大事宣傳，說台灣人反對中國。希望美國託管，其次希望日本統治。這真是胡說八道。請問參加二二八革命的人物，那一位是親美的？那一個贊成託管？當時有名的託管派廖氏兄弟並不在台灣，沒有什麼作用。阿兄廖文奎在上海潦倒，坐腳踏車，卜文王卦。阿弟廖文毅正在遊蕩山，一點也不知道台灣有事。民變發生後，台中的林連宗曾託人祕密帶封信給他們，廖氏兄弟表示很冷淡。美國帝國主義的特務——台北總領事館的官員，曾插進羣衆中煽動暴動，送香烟糖菓，對台灣人鼓掌叫好。請問：台灣人對美國的反應如何？有一個喊口號或貼標語歡迎美國沒有呢？沒有。只有一次，有個被美國收買的青年，在台北公會堂提議：請聯合國對台灣問題主持公道。可憐這位無知的青年話未說完，就被聽衆噓下來了。當時美國也想拉攏一半山人物，新生報社長李萬居到美領館卅過一次，但他提的是一民族，國家

，「不是託管。美國在「二二八革命」中所有陰謀企圖，無不慘敗。台灣人民拒絕和美國帝國主義發生關係。他們說：「假使願當奴隸，作美國的殖民地，就不必長期反抗日本了。」他們有三百餘年民族革命的傳統精神，民族觀念和台灣二字幾乎分不開。當然，在有階級社會，不免出現民族叛徒。台灣也是如此。過去出現過日本走狗辜顯榮，一個抽鴉片的無賴青年，給日本兵帶路，做好細，「顯榮」到挨上日本貴族院議員。但今天辜家被全台灣人鄙視，咒罵。顯榮之子慎甫，在日本宣佈投降之日，悽然落淚。只有三個台灣人，為日本投降而哭。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在心理上強弱之比，在台灣是六百五十萬比三。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成績，僅僅征服了三個人的心。今天廖氏兄弟若不是美國的女婿（他倆都託了美國的老婆），會不會親美而主張託管，應是一個疑問。

為什麼台灣人不要外國統治呢？和其他民族一樣，他們不願受異民族統治。因為他們身上流的是中國人的血，不能忘記自己是中國人，所以他們愛中國，熱烈的愛中國，堅決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我有資格做此感情的見證。當日本投降，台灣歸還中國的時候，我旅行過台灣全島，所到之地，受羣衆歡呼，包括天真的小孩，扶杖的老人，日本特別訓練的家庭奴隸——婦女，他們和她們，提起趕走日本，回歸中國，無不激動得滾出熱淚，甚至當衆大哭。安藤（Anto）總督簽字投降那天晚上，家家戶戶焚香祭祖，年事稍長的人就背出陸放翁

的示兒詩：「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原來他們的祭祖是有典故的。這種天然的民族感情，其澎湃與偉大，絕不是美國人隨便可以侮蔑。有人發生這種疑問：「為什麼二二八民變，打外省人打得那麼兇？」是的，那時他們打了外省人，其中有冤枉被打。但你不能從此作出台灣是另一民族，反對中國統治的結論。因為民變是自發的，沒有組織的，有錯誤的行動。從反面看，當時也有不少外省人受台灣人的保護，以躲避少數無紀律的台灣人胡搞之害。以此事實對照，便可證明不是什麼民族問題，或省界的封建觀念。（正確點應該說，中國各省多少都有一些省界觀念。）只因羣情憤激，外省人成了象徵南京政府，為台灣人洩恨的對象。反對陳儀政府，反對蔣介石政府，不即是反對中國，這點應該是常識，無須置辯。說台灣是另一民族，沒有比這宣傳更拙劣更愚蠢的了。從血統，從言語，從風俗習慣，從思想意識，從一切看，台灣人十分之七是福建南部人，十分之三是閩粵客家人，毫無不同。台灣民間信奉兩個神，一個是北港媽祖。這神是從福建莆田去的，中國沿海漁民都信奉著她。一個是台北城隍爺，這神在中國城市到處可見。只有不滿十五萬的高砂族，是馬來人種，他們是台灣的原住人，因深居山林，過着遊獵生活，對整個台灣影響殊小，這少數民族和其他台灣人民和協相處，實無問題。

「二二八革命」表現了台灣人民的偉大力量，連陳儀也喟然說：「若中國各省都有台灣這種民族，國民政

「你老早完了。」所謂「民族」，就是革命的力量。一個台灣友人告訴我：「你不能想像。絕對沒有任何人宣傳，鄉下農民就自動幹起來了。我在沙止親眼看見聽說陳儀從台北開車要去基隆接救兵，他們自動地果敢地組織起來攔路，男男女女一大堆人，蜂擁到公路上等待，截獲了三輛卡車，還繳了幾件武器。」好像經過長期訓練，有嚴密組織一樣，這次全島的革命行動，迅速，普遍，而勇敢戰鬥。像一座火山爆發，一發而不可收拾。特別應該指出，各地方有各地方的特點：台北最複雜，包括和國民黨隊李翼中勾結的流氓——蔣渭川張晴川之流。此輩流氓目的只在擁護CC，反對政學系。把持台北的領導權，與陳儀妥協談判，將革命出賣。事後蔣渭川自己說：「我如有罪，則罪在國民黨因為我是奉國民黨之命行事的。」果然蔣渭川「無罪」了，補省參議員了。張晴川也「無罪」了，補台北市參議員了。台中最有組織，有革命紀律，接管市縣政府各機關，集中保護外省人。有秩序的戰鬥，有秩序的退却。嘉義戰鬥特別勇敢，也特別劇烈。台南比較散漫，人多嘴雜。高雄壯烈犧牲，流血最多。各地共通之點在：團結大多數的台灣人，反抗國民黨的壓迫和剝削。無疑地，他們是帶有「台灣人」的感情的，因為國民黨以殖民地統治台灣，以異民族對待「台灣人」。這種意識和感情都是現實的反映。

經過這次的演習，「二二八」民變雖然失敗了，但收穫很多很多，革命力測受了鍛鍊，是更發展更強大的了，不能以為台灣人民被壓服了，不敢再造反了。在「二二八」之中，和以後，第一、暴露出來國民黨的完全欺騙，十足無恥。陳儀答應，白崇禧以特使身份跑到台灣保證：六個月實行自治，縣長民選。及不辦政治犯等等。支票亂開，一張也沒兌現。現在台灣人民明白了，對國民黨政府，這個撒謊集團，絕對沒有信用了。以後革命起來，只有徹底推翻國民黨的統治，絕對不會再幻想跟他們談判了。第二、暴露出來，在革命的過程中，在緊要關頭，誰是真革命，誰是假革命，都看清楚。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台灣人」再不會被假革命的人領導去出賣了。第三、暴露出來，台灣革命不可以孤立，事實也不孤立，有些錯誤的策略和行爲，可以修正了。這兩年來，受魏道民以及最近的陳誠統治，台灣人民是沉默的，（應該說，可怕的沉默）表面上，人民與南京政府相安無事，實際怎樣呢？實際對「政府」的痛恨有加無減，生活的困難有加無減，革命情緒在增高，認識在進步，組織在發展，然而他們學會沉默了，局外人看不出來了。

政府，是逃難流亡的。人人知道這個政府在中國大陸已垮台，是沒落的了。這個政府是一隻喪家之犬，不似以前威風了。喪家之犬自己胆怯，打牠的人則胆壯氣盛。（二）統治內部矛盾最大最多。地方小了，爭奪權利的人多了。陳儀帶一批人去，又利用「半山」做統治工具，籠絡台灣人。「二二八」時，「半山」被打得落花流水，聲價一落千丈。陳儀去，魏道明來，換了一套人事，清除陳系人物，裁抑「半山」。黃朝琴，李萬居等相繼失意，警務處長王民寧被打擊得站不住。日本時代的御用紳士林獻堂，杜聰明等起來了。陳誠上任又是一套人事。現在南京中央的大官，壓迫台灣地方官吏。此外，過去有CC與政學系的磨擦，軍事機構中陳誠與何應欽兩派的磨擦。（台灣人黃國書中將受陳誠派壓迫，鬱鬱不得志）現在各種磨擦更多了，更劇烈了。（三）軍事上充滿危機。鎮壓台灣需要十萬陸軍。這陸軍人數或可以足，但不能久養。國民黨軍隊今天的士氣，可能在台灣譁變。蔣介石的「馬嵬坡」（唐明皇逃出西安，兵變地點，在此殺了楊貴妃和楊國忠）可能就在台灣。台灣人口不多，缺乏兵源，國民黨也不敢相信他們。空軍可能陸續起義，飛回來找他的故鄉。（四）經濟沒有辦法。失掉中國大陸的憑藉，國民黨就沒有資格統治台灣了。過去南京對台灣儘量剝削，運出了糖、煤、米、鹽等，去換取軍火，補給軍糧。這種剝削是無補償的，南京對台灣不給錢，也不給東西。台灣所缺乏的東西，南京一樣也沒有辦法供給。今後殖民地的

剝削當更厲害，數十萬的蝗蟲羣，一定會把台灣吃空。台灣生產有限，出超有限，不能供給國民黨無限的財政條件和生活享受。就是說，台灣的物質條件不夠，養不起十萬軍隊和數十萬的逃難官吏。上舉客觀條件，說明國民黨今天在台灣是脆弱的，統治不下去，沒有多少時候可以割據的。台灣人民與異族鬥爭三百餘年。曾經趕走西班牙，覆沒荷蘭海軍於安平，接受荷蘭將領的投降。鄭成功反抗滿清，打到南京。施琅滅亡鄭氏以後，台灣仍不斷發生革命。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台灣人民與日本血戰八年。這歷史就是二二八革命的傳統。推翻美蔣統治的革命，對台灣人民將負起這光榮的任務。在人民解放戰爭已獲全國性的勝利，在四萬五千萬同胞的援助之下，台灣解放是要成功的。讓我再說一遍，假使中國是石獅，台灣就是石獅嘴裏的石球，它是石獅的一部分，不許拿走！不能把它孤立起來！

### 五、開放梧州的經過

上接第十頁

既然準備積極「吸援」，就得自己有一個口岸，長久依賴廣東終究不為方便，尤其在華南情勢微妙的今天，所以，廣西當局就起了過去清光緒皇帝的措施：開放梧州為一對外貿易口岸。

說遠點，對於這個「自動」的「開放」，在某些人的主觀上，是希望仁的親叔通過這能進一步體會到李宗仁的善態和伸手的爽快，因此，作為出面請求的廣西省參議會，以及廣西省內的機關，都特別強調此舉一有益無損。

這話是可以相信的：事實上，歷來的當政者的措施，那裏會有損及自己的呢？

# 谷正倫治下的國特保密局：

## 官商合夥串演綁架勒索巨案

張羣號召的「西南集團」中，貴州是最弱的一環，谷正倫在天高皇帝遠的情形下，乃任所欲為，因此貴州的黑暗，比地獄還不如，不

久以前，貴陽演出了一則驚人的冤劇，演出者是蔣府的國特保密局局長，據說是谷正倫的外甥，和蔣府前宣傳部長李惟果是兄弟，此事轟動了整個貴州，谷正倫用高壓的手段，禁止報界公開發表，我們現在將他揭露出來，讓讀者看看在谷正倫魔掌下的情形是怎樣的？

時 間：××××起，至今未畢。  
登場人物：軍人，商人，局長，記者。  
劇 情：貪污，販毒，綁架，敲詐。  
道 具：美菸，黑貨，黃金。

筑市在目前發生一駭人聽聞之「綁架」勒索案，轟傳山城。案情發展極富戲劇性，登場人物，有軍人，商人，記者；牽涉極廣。由官商合夥販毒而綁架勒索而敲詐，至為離奇曲折。且時間拖延一月有餘，由黑押威逼，混水摸魚，而形成筆墨與炸彈槍桿的公開的對壘，愈演愈奇，場面亦至為偉大驚人！

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月×日筑市突然發生一件無頭公案，這件公案尚未經新聞記者採訪出來，而是由當事人刊出了如下的一則廣告：「氏夫康誠，係廣東順德人，經商為業，於二月七日突告失蹤，如有知其下落者，萬請告知本市富水南路二二八號陳貞華，感激無涯！陳貞華啓」。這樣，才引起社會人士——自然更引起新聞記者的注意。

康誠是何許人？廣告上已經說明

白了，是一個在筑市開設「誠安商行」的運輸商人。爲什麼會失蹤？一般人看了上面一則廣告之後，一定會猜到：無非是商人有錢，被匪徒「關羊」綁架了。

不錯，康誠是被「關羊」了，但是綁架他的不是土匪，而是此間赫赫有名的一個軍事機關——貴州省保密局裏的幾個高級軍官。就在康妻陳貞華在報端刊出了「尋夫啓事」的當天，陳貞華收到了一張輾轉送來的她丈夫的名片，名片上是她丈夫康誠親筆寫的幾行字，原文寫着：「弟以命生不辰，慘遭橫禍，日昨被綁架騙至太慈橋（記者按：該處距筑市四四公里）附近之第十七保密站內拘押，暗無天日，且不能與外通訊，家人等均未知弟之踪跡，即乞吾兄火速代勞告衛生局陳局長或舍下陳貞華（渠如不在家即在醫職校內），囑渠等速以人身保障法提告法院前來提人，悲痛欲絕，言未萬一。七月十一時被押，八日四時書此。」名片正面寫的是：「即送太慈橋市衛生所黃所長百明兄」。

當康妻和他的朋友筑市衛生局長

陳家齊等證實了康誠被綁架和被黑押的地點以後，即四出奔走，一面向各方求援，一面向治安機關——警察四分局報案，但警局以保密局乃軍事機關，未便受理。康妻乃轉向地方法院控訴，而地院又以被告服務於軍事機關，不能執行提審，而以公文轉達往返數次，均被保密局以「並無此人」頂回。致使司法當局亦束手無策，而對於保障人民身體自由的責任表示遺憾。

### 局長資本·商人經手

#### 名曰販菸·內有蹊蹺

至於康誠爲什麼會遭綁架黑押？話得從頭說起。

緣去年十一月間，有貴州保密局副官李某，與康誠有同鄉之誼，由李介紹得識該局股長朱某，（亦廣東人），合夥經營生意，當由朱出股金一萬一千元，康出股金一萬四千元。表面上說是由康負責收購貴州土產——美煙運重慶銷售，骨子裏，據「傳說」，美煙裏夾帶了貴州更著名的土產——鴉片土四百二十兩，朱李因爲是現役軍人不便出面，就交由康負責

運輸販賣。那曉得，頭次合夥，就碰上一陣瀾漫西南各地的倒風，各項土產狂跌，美煙賠了本。而夾帶的「黑貨」呢，又據「傳說」，康原爲販毒老手，康之所以願與朱李等合作，無非是仰仗一點軍事機關的方便，美煙既失敗，股東生意，先撈回自己的再說，不免太黑了心。因此，當康返筑市後，雙方就鬧翻了臉，朱李等以康未徵得同意擅自將貨拋出，不願與康共同負擔營業失敗責任。——這是表面文章，或說還有那一筆不便明扯而又無法清算的黑貨夾賬。朱要求要按照去年十一月投資時的美煙市價折合美煙七千斤退股。並聲稱：股款一萬一千元，是他的姐夫（記者恭按：姐夫者現任貴州保密局局長李某也）拿出來交給他作生意的。現在生意失敗，他無法向他的姐夫報銷。但是康誠原本是商人，到了口的錢那裏肯吐出來，雙方堅持不下。鬧到二月七日，朱李等忍無可忍，拿出最後手段來了，是日午，朱李兩人親駕該局吉普車至康之住處，將康脅持外出，即不知去向。直至康妻陳貞華登報尋夫，始追出下落。



# 從吳稚暉王寵惠到台灣說起！

如果從「興中會」成立的那年——一八九四年算起，國民黨已經有了五十五年的「長壽」了。一個有着這麼悠長歷史的政黨，從產生，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其間經歷的波折自然很多。歷史原則是那麼無情，它可以要一個政黨發芽滋長，也同樣可以要這個政黨枝枯葉落，目觀興替，撫今追昔的「元老們」，也委實難免動點感情的。

想來，够得上稱作「元老」的人，大底不是「興中會」就是「同盟會」的會員，也就是「民國元勳」的助手，年紀自然少則六十，而多半已近「古稀」之年了。那些功成身退的「元老」，雖然早已被人們遺忘得一乾二淨，幸而那又是能够一乾二淨的離開人間成爲後代所景仰的一羣。客觀地分析一下，未死的「元老」當中，有些「沉下去」的了，却仍然有些「浮出來」。

「政海浮沉」，本是平常事；可是孰浮孰沉，如何的浮，如何的沉，倒也有「平常」的規律。孔老二的「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有些「元老」信守不渝；然而也有不少「元老」雖然「熟讀聖人書」，對「聖人」的話却特別健忘。

北伐以後還能站得牢的「元老」，總算是「浮出來」的了。茫茫政海之中，沒有幾個「浮出來」的「元老」，未免使人們心上感到缺乏了一件「寶貝」。「元老」是少不得的，還得使它高高在上，高至無可再高。林森之貴爲「國民政府主席」，已成「元老」的具體運用底典範例子。

說也湊巧：從來的「監察院」，蕭佛成，唐紹儀諸老老之在「西南政委會」林森，謝持，張繼，鄒魯諸老老之在「西山會議」開例已久。

如今，台灣也罷，廣州也罷，以至于川，康，湘，桂，儘管哄哄，吵吵，熙熙，攘攘，大家都忘不了拉出個把「元老」來。只「可惜」現在尙在人

世的「元老」本已不多，尙能浮出來而不失其「元老」的作用者，更少乎其少了！

林森，張繼已逝，戴季陶又跟着「去」了，騰下來的只有在偽監察院尸位素餐的于右任，和現在台灣專鬧笑話的吳稚暉罷了，再把鄒魯加上，數目依舊不上一個整十！「元老凋零」難道不正是象徵着整個國民黨已到了「代謝」的日子嗎？

## 閻錫山馬首是瞻下的廣州小王朝

高叫「太原共存亡」的山西家長，竟沒有親眼看到太原的解放，不能不說這是他畢生遺憾，假若他能有堅定的意志，果然與太原共存亡，當不壯烈哉！偏偏他在太原尙存時，早已先溜了，家長欺騙了老百姓，亦無非是性命要緊，金條財富至上，到了危急關頭，管他媽的什麼存亡不存亡，狼着心腸，走了罷！

老太太安頓到台灣，金銀財寶，早已有安全的保障，送到美國銀行中去，老家長於是在無憂無慮的快樂心境下，又換了地方，到廣州去共存亡，現在反動政府的一羣末路子孫，無路可擇，短中取長，就揀中這位過時的老怪物。

老怪物總是老氣橫秋，他善於詭變做作，聽說他在廣州某一個會議席上，提到太原，會痛哭流淚，放聲大號，他是真哭嗎？大概是爲他在太原的搬不走的房屋田地而哭吧，要說是在腦海中有一點效忠於「小王朝」的念頭而大哭，那才怪呢！反動派的一羣，就因爲這個原因，將他捧得高高的，一切惟他馬首是瞻，閻錫山紅過半天，他自己也常作自找警解道：「葉翁失焉，安知非福，」看這次何應欽要將偽行政院的寶座送給他，豈不是失馬得福的明證嗎？

現在廣州蔣派的小朝廷，自上海青島相繼解放，已陷入空前混亂的狀況，我拿寶錢的戲班來比作廣州的小朝廷，再恰當也沒有，何以呢，戲班不賣錢，後台必定人心大亂，名角拿不到包銀，溜的溜，跑的跑，腋下祇有籠套班底，假如再要勉強演出，祇好用籠套來充數，小朝廷的捧出閻錫山，就是這個用意，何況老閻還有與「太原共存亡」這一大功績。

李宗仁目下在廣州小朝廷中，已無足輕重，現在一切軍政大權，均由蔣親自處理，他本來是「暫時」引退，何況李根本是一個傀儡而已，據目前聯合社電訊，小朝廷的人們，紛紛在辦護照出亡，所以閻錫山的登台，是沒有人願意捧場的，的確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

山西老家長，跑到廣州擺架子，我們預料薛岳，張發奎，余漢謀之流，一定不會服帖的！讀者不信，可拭目以待那摩擦角逐場面的演出！

老人也許沒有年青人的敏感，可是他們到底老成練達，對局勢看得深。「考試院」，「司法院」，都是「元老們」棲息之所，獨「行政院」，以至「立法院」可少有「元老」份兒。于右任，戴季老，居正老，王寵老，這些「如假包換」的老牌「元老」，久矣乎成了這「三宮六院」——不，查實「三院」而已——的「住持」了！尤其是最近，將提名居正老繼爲行政院長，竟被偽立法院反對作罷！

可是，誰也不能小覷他們。實權雖則不在他們手上，發言權倒是加倍的。後生小子有一票權的話，他們就至少有兩票權。在中國並沒有日本那樣的「元老院」制度的存在，

(下接第三頁)



# 原原本本談『陳儀』與『陳儀事件』

「局勢還沒明朗化」這一句出了毛病

記者自來缺乏藝術修養，動筆要想勾畫各種人物的輪廓，就模模糊糊不知從那兒寫起。十年前，一個溫暖的初夏，記者爬過仙霞嶺到了美麗醉人的福州去，才在一處公共場所見到了陳儀（公俠）。他的臉譜還容易勾畫，方臉大耳，台上唱老生的角色。那時忽然記起了民國初年的事；我曾在童葆暄將軍的靈堂前見過他，只是印象非常的淡了。（一個中學一年級的學生，看見當了旅長的軍人，也說不出甚麼印象來的……）我只知道陳留學日本，獲得了陸軍大學最榮譽的結業證書。就靠這點關係，他便擺在日本軍人視為禁錮環境最複雜的福建這一角上，記者到福州那一時期，市場上正流行着種種離奇的傳說，暗箭所及，中了陳的日本夫人，說得活龍活現。說也奇怪，東南一角，也只有福建免於戰禍，好似有意無意之中有着某種默契似的。

在福州住了一個多月，記者漸漸明白當時福建，和別處不同，就是福建有了「政治」；而陳並不是一個軍人，而是一個沉着魄力把一套政治理想見之於實施的政治家。（這些話，到今天來說，不會再有人說我故意來誇揚陳的了！）記者原預想到了福州，可以和郁達夫兄見面的，却意外地碰到了黎烈文兄，黎兄正在那兒主編「改進」；「改進」二字，正足以代表福建的政治作風，一種溫和的社會改革。站在陳的幕後，有着記者所一向敬仰的沈仲九銘勳先生；福建那套政治，也可以說是出於這一工程師的藍圖，而以副工程師徐學禹的經濟政策輔之。沈先生原係無政府主義的信徒，五四運動時代，和沈定一（玄盧）劉大白二先生有志社會改革，領導過青年運動，後來留學德國，親見社會民主

黨的盛衰，呼吸着大革命的氣息。他在政治圈中和國民黨的各個小圈子沒有什麼關係，僅僅靠了和陳的私誼，才在福建試展着自己的抱負，替福建建立一套，穩定地方行政的人事制度。他在福建六年，韜晦自處，既不出席公共集會，絕不應酬宴會，一般人並不知有沈某其人；他那套布長衫，把他的智慧掩藏起來，一眼看去，是個道地的小學教師（有一回，他巡遊閩西，被匪徒所截劫，他自認為小學教師，乃得倖免。那些土匪決想不到他便是指揮閩政的沈顧問。）陳任人不疑，沈先生功成不居，劉玄德和諸葛孔明相得益彰，總算在福建這一角上有了「政治」規模了。

後來，陳出任台灣行政長官，沈先生依然站在幕後，做他的行政顧問；他可說是一個不露面的後藤新平，頗欲有所作為。二、二八的悲劇，太刺傷了他的心了，因此，陳出任浙江省主席，他並沒積極參加工作。在沈先生的心頭，把蔣作何等估量，乃是一個極大的秘密，以他在福建政治所處地位的重要，而蔣並未和他碰過面，則是事實。三十六年冬間，蔣出巡台北，沈也就遠遊鵝鑾鼻，也不會見過面，也是事實。他的眼中，是否把蔣看作是妨害中國社會進步的妨礙？也沒人能予以否認。自從陳儀事件發生以後，許多人聯想到這位政治人物身上去，認為陳政治觀點的改變，和沈必有密切的關係，雖沒法來證明，却也難以否認。蔣離京之前夕，陳說過：『爭取勝利固要勇氣，承認失敗更需要勇氣』的話，那是一句有見地的話，有人也認為是沈的說法。

裝點得太神祕了，而省的每一回聲明，更使這件事增加了神祕意味。某日，上海東南日報還刊出了一條杭州的專電，也說陳會親函某軍事長官勸其認識時勢，做識時務的英雄，因而動了最高方面的怒精。以記者所知，親筆信是有的，却和某軍事長官沒有什麼關係，內容也不是勸什麼軍事當局樹起反叛之旅，和東南所聞的頗有出入。

原來李宗仁就職後，曾頒布了幾條政令，其中有一條是釋放政治犯；陳首先執行這一命令，在獄的浙大學生代表便在熱烈歡呼中出獄了。那五個學生代表走到了街頭，立即上演諷刺性的街頭劇，「打倒蔣介石」，「打倒蔣宋孔陳」，「清算豪門資本」的斗大字標語寫在中國銀行的牆壁上！其明日，陳便寫了一封親筆信，交由教育廳長轉給浙大學生，信中說：『你們這麼做是不行的，在局勢還沒有明朗化以前，你們不應該這麼做的；你們太任性的話，你們的安全，我是不能保障的！』（記者沒看到原信，大意如此而已。）毛病就出在「局勢還沒明朗化」這一句話上，在溪口的蔣想起了種種往事，不免有些戒心了！陳一覺醒來，便丟掉了第三個「主席」的帽子了；他的政績不管如何，而他終算串演了一個政治上的悲劇角色！

陳從杭州回到上海，心中不覺有些快快；可也無官一身輕，他自己以為文章到此為止，不會再做下去；誰知他又在上海多倫路的私寓被扣了，奉命扣他的，却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某某。據說，執行命令的，叫他準備着，於台灣溪口二地之中擇其一，去休養些時日，都被他拒絕了。最後，才送到浙東衢州去休息；陳氏休養的地方，離衢州約有二十公里之遙，也是山林勝處，足以優遊的！

從陳儀事件說來，『伴君如伴虎』，真是太難了！噫！

一提到「陳儀事件」，這件事實在給種種傳說

# 遠征子弟兵紛紛開回老家

## 李宗仁白崇禧保全廣西地盤的妙算

前三個月中，李宗仁白崇禧，先後的飛返桂林數次，尤其是白崇禧某一次到桂林，祇在飛機場逗留了十幾分鐘，耳語一番即去，當他返桂時，不是說回家鄉休息，休息，就是說回家鄉看一看，其實內幕全不是這一回事，李白胸有成竹，早已將「退可以守，進可以攻」的妙計決定，回廣西無非佈置一番而已。現在關於這件事，誰是老話，然而值得一提，因為李白的妙算，眼前成計，就要實行。不過黃維漢前幾天在上海說：「廣西已是人民的廣西，不是李白的廣西，到那個時候，看家婆黃旭初會不會擋他們兩個老夥計的駕，將他們擄諸門外，那倒值得令人回味呢！」

### 一，從柳州看

翻開廣西地圖，在最中心的那點，便是柳州。但柳州之出風頭並非因此，由於文化經濟的落後，沖淡了它在地形上的優越條件。靠了「穿在蘇州；要在杭州；吃在廣州；死在柳州」這四句話，它才「名揚四海」，以致外埠講究棺材質料的老人家，一想到死便聯想起柳州。而住過這山城的人，一回憶起柳州便聯想到「死」。

用「死」來形容柳的沉寂，實在最恰當不過，但是，感謝時局的演變，這山城在三月前突然熱鬧起來了！許多「遠征」的廣西「子弟官」，在

南京播唱着「和平交響曲」掩護之下，源源從華中開回了老家，但不要誤會這就叫做「解甲歸田」，相反，他們退到了這個廣西中心的地方，却駐紮紮營而開始整備了！

在柳州和柳州東北不遠的雒容，駐紮了三個師（二二四，三三九和三三〇師）的官長，他們迫待着廣西軍管區征抽壯丁的成績表現。——抽足了四十五萬壯丁，那麼，才能够使這些將軍們重新又成爲「有兵司令」，以及完成白崇禧十萬火急的在廣西設立「華中剿總第八（原定「第一」）縱隊」的命令。

### 二，退可以守

據一位有資格的軍官推測，「小諸葛」錦囊裏的盤算，可以用八個字概括：「退可以守，進可以攻」。——攻——當然是一向的最高理想，而在目前的形勢下，却不得不僅僅限於「守」的籌劃。這在時間方面，必須要趁着一陣「和平」烟霧尚未消散的時機，積極補充兵員，建立（來不及訓練）新軍，這就是雪片般飛來的征兵命令總是註明「十萬火急」的原委。在空間方面，小諸葛也必須要爲自己那張「王牌」——張淦兵團預出一條後路，所以在桂中柳州一帶駐紮重兵，除了鎮壓日形澎湃的民變武力之外，還有「接應」的作用。

「軍」要和「政」配合，於是二月前更換省主席的流言復又四起。早在年前共軍揮兵安徵門邊之際，李品仙自皖調桂之說，曾一度甚囂塵上，而終未獲實現，主要是因爲桂系堅持保有兩大地盤——安徽和廣西，不肯「二而爲一」的緣故。所以儘管蔣介石當時有此意旨，究竟不得不顧及現實條件而作罷。現在情形則與以前截然不同了；而臨戰爭危機的廣西很需要像李品仙這樣的軍人治理，黃旭初的「管家」法，已不足適應形勢需要。

### 三，摩登美化

講起黃旭初的才智，原不在李宗仁白崇禧之下，十年前，提到「桂系」，人們總會知道「李白黃」這一名詞，他們的工作分配是這樣：李主政治，白主軍事，都對外；留下黃在老家做「管家婆」，管家婆的事務，在當年各自爲政的時候，是非常繁重的，黃能勝任愉快，便奠定自己坐穩廣西寶座的基礎，殊不料葉翁「得一馬，焉知是幸？」——人家李白在外面「撈」久了，眼光也遠了，雄心也大了，「做作」也慣了！而這位黃先生，依然不脫那身藍色的中山裝和黑色的布鞋，不捨那套柴米油鹽瑣瑣碎碎的「管家之道」。甚至因爲性急和過份坦白的緣故，在廣西僞省政府的週會中會當着上千高級屬僚大明大白地

發表了許多與李宗仁主張稍相逕庭的言論，像今年年初，以李宗仁爲中心的集團正準備高呼和平口號的時候，黃却大訓其話，總喊和平是蔣的陰謀，這自然使在漢口的白崇禧和在南京的李宗仁大頓其足。從這個例子，可見黃旭初十多年來固守廣西一隅，對於外面的「氣氛」，多麼隔閡。

但偏偏廣西又需要摩登化：由於李白年來在外努力的結果，樂於「援」人的美國對廣西已頗加青睞，相當美國州長的中國省主席，自須拿出一套摩登化的計劃以「重建廣西」，而其先決條件，至少主席本身應該是個慣穿西裝舉動洋派的人。這也是那時黃旭初將由桂調京傳說根據之一。

### 四，積極吸援

可是，大才又不能小用，「調京」的位置却未曾安排停當，二月前黃雖曾飛京謁李白詳談，看來似仍未有眉目。所以，在黃主持之下，廣西還是展開了受援的準備。凡與「援」字有關的人，經過廣西，無不備受款待。如被重慶報界「揭發貪污事實」而至聲名狼藉的「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委員」晏陽初和另一位美籍委員貝克抵桂，廣西日報天天以大號字標出他們的行蹤，這位委員受招待了好幾天，果然開出了一張美金支票；「晏陽初曾非公開表示可能由該會撥給美金廿萬元」，蓋晏「對於本省之水利工程，農業建設之優良成績，評價極高，尤以上項各業以及耕牛繁殖，鄉村建設等計劃均甚切實可行。」

（下接第五頁）

# 蔣管區中的婦女在黑暗地獄中！

## 婦女像牲畜一樣可以販賣

幾千年來，工人家庭出身的中國婦女所受的災難，是最深重的。但是今天，解放軍的進展，把他們千千萬萬的姊妹，從最痛苦的地獄裏拯救出來了。

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婦女代表，當她們敘述她們的遭遇時，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

在蔣管區，婦女可以買賣，像牲畜一樣，但價錢還會很便宜，更說不上甚麼人的權利了。

會上不少代表是曾被出賣過的。有些是因負債被賣給地主，三四歲便賣去做奴隸、挨打、捱餓、折磨、強姦、被迫做差不多二十四小時的工作，長大之後，主人們又從她們身上打主意，賣到貧農的家裏或賣去做娼妓。直到今天，這種情形在蔣管區仍然是隨處可見的。而且對婦女的各種迫害更有加無已。

一些剛出世的女孩子，便被賣到她的「未來丈夫」家裏做奴隸，直到適當年齡便「結婚」。大會一個代表劉清英（譯音）十一歲便結婚了。現在，她還只三十一歲，但是已經有了一個十八歲的兒子，而且兒子又結了婚生了孩子了。

這樣的童養媳，假如她的「未來丈夫」不幸死了，那麼她的命運更悲慘，她只能留在娘家守寡。因為寡婦再嫁是一棒不名譽的醜行。

所謂「正式」的婚姻，一般都是嫁給一個素未謀面的人。婚姻使她們成爲養孩子的工具，除此之外，就是必須忍氣吞聲地捱受翁姑的打罵，長年累月的艱苦工作，儘管丈夫任何摧殘地虐待，她不能提出離婚。但是，相反的，只要丈夫高興，隨便甚麼時候可以把她拋棄，從此之後，她也就被家庭、社會永遠遺棄了。除了求乞或淪爲娼妓就沒有其他活路。

女子目不識丁被認爲是一件美德。在沒有接生設備的大多數城市和村鎮，孕婦和孩子的命運只有依靠愚昧的迷信和貧婪的舊式接生婦來決定。因此而難產致死的不知有多少。

婦女們的災害是封建制度造成的。地主們驅使農民替她們耕種，把農民們用血汗換來的果實完全榨去，農民辛苦整年所得還不够一家溫飽，遇到年成歉收或者其他災害的時候，往往逃不了死亡的命運。

如果說中國農村婦女的命運類似十八世紀法國婦女的情形，那麼，蔣管區城市婦女的痛苦比十九世紀初期美國的婦女更爲深重。

美國貨物的傾銷，迫得中國民族工業關門或者縮減開工時間。上海六千烟草工人中就有一半以上失業，其餘的每日只做半天工作。通貨膨脹使工人們的收入無形中降低，一個熟練工人所得只够自己半飽，更談不上繼

活家屬。因此，婦女們必須要找工作，即使薪金只有男工的三分之二也好。六歲以上的女童工每天要做十四小時的工作來換取二分之一的男工工資，結果必然做成她們的軟骨病，發育不全。一個在益昌（譯音）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在上海的別名）的女工丁月齡（譯音）敘述該廠女工的肺病死亡率稱：「女工們整天咳嗽，吐血被看做毫不奇怪的事情，兩百個女工中平均每年有十五至二十個因肺病而死亡。」一個從青島來的女工陳中（譯音）告記者：「我有一個女工友患病很嚴重的肺病，她爲了負擔家庭的生活，死的前兩天她還要進廠工作。她每天以豆渣和小米充饑，全身瘦骨嶙峋，但肚皮反而脹得很大。她死後的棺木還是我們工友合作弄到的。許多懷孕的女工都要照常工作，因此常常發生流產的情形，但是她們並不能抽出時間來休養，因爲那會被廠裏開除的。放工後，女工們又要排隊去買平價米，因而也就常常遭到憲兵警察的棍打或腳踢。一切改善生活的最低要求，即使是採取最溫和的行動，也會遭遇到無情的鎮壓。一天天都有女工和她們的孩子失蹤。沒有一個人敢查問，查問是很危險的。甚至學習也被認爲『親共』，去基督教女青年會夜校也隨時有失蹤和被捕的危險。不論你平日工作多麼有成績，也會因這

個理由蒙上共黨的嫌疑。」  
隨着人民解放軍的進展，國民黨一天天的加重對工人的政治和經濟的壓迫，但是，工人們是無所害怕的，他們將用盡一切可能的方面摧毀國民黨反動的統治，丁月齡——這位年青的代表是由該廠女工秘密選出來的。她化裝通過青島國民黨封鎖線來到北平開會。她說：「無論怎樣危險，女工們一定要盡全力幫助把國民黨反動統治推翻，這樣，他們才能和這裏男男女女一樣有自由，才能吃得飽。」

### 馬鴻逵趣事

馬鴻逵稱寧夏王，可是這個寧夏王，除了拚命刮錢，與大玩其女人以外，甚麼都不知道，少爺承老子的餘威，又盡情享樂，叫他執干戈而衛社稷的重任嗎？那才是等於對牛彈琴。他是偽府中玩女人玩得最起勁的人，姨太太多得連他自己也數不清，四月初旬，他忽然離開寧夏，表示退隱，帶了心愛的一個姨太太，到上海來溜了一趟！

他的風流病，什麼種類都得過，在蘭州幹過將小便用秤來秤的把戲，上次他來，表面上是說看病，究竟看的是什麼病，那就祇有他自己肚中明白了，報上刊他的照像，白白胖胖的，並不像有病的模樣。

馬鴻逵慣會說傻話，什麼：「皮襖熱了自己會脫啦」，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他平生刮的民脂民膏不少，也是戰犯之一。

# 孫科與

# 陳淑英

# 的牀頭

# 協定

孫科這種荒淫無恥貪污無能的東西雖然會一度做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行政院長，蔣介石匪幫的反動政府就該崩潰了。現在他們這一批匪幫雖然逃到廣州，逃到台灣，也掙扎不了多少時候，不久全國解放，他們自然難免俯首就擒，聽候人民的清算了。

當孫科的偽內閣行將垮台時，孫科與藍妮的囤積顏料沒收而又發還的貪污案鬧得滿城風雨，這件事大家都已知道。孫科情願為姘婦藍妮而掛冠，可見藍妮魔力之大了。

孫科和藍妮的關係發生得很早，當孫科做廣州市長時，就與她打得火熱，八一三滬戰開始，孫科從南京撤退，把藍妮一個人孤另另的留在上海，藍妮自不免大找其野食，藍妮雖是一個交際花，但她的行徑却完全像妓女一般。妓女，有錢有勢的都是恩客，蘿葡頭也好，陳公博也好，反正是那末一回事，為了陳公博和藍妮的一段露水姻緣，上海的那批漢奸們曾經將藍妮住址所在的馬思南路改名為「藍田路」，可見得藍妮濫污到什麼程度了。

抗日戰爭勝利，孫科回到了上海，藍妮好比發配太原的蘇三，孫科便是王金龍了，相見之下，藍妮畢竟比蘇三進步得多，先用迷湯將孫科一灌，然後再偽造了一篇謊言，說她替孫科保住了房屋，又替孫科保住了物資，孫科本來便是一個花花公子，被藍

妮一媚惑，已經靈魂飛上了天，那裏還經得住那一篇謊話，這時候他什麼都不顧了，一切都是好的。而藍妮更在此時，答應做孫科的小老婆，孫科簡直喜出望外，所以藍妮有什麼要求，他都滿口答應。為了顏料案，孫科雖已身敗名裂，但他還是甘之如飴，挾着她到香港去逃難呢！

最可笑的還是孫科的老婆陳淑英，不但不吃醋，反而處處為藍妮掩護，為她解釋。這也有幾個原因，第一，孫科迷戀藍妮，已無法擺脫，如果陳淑英硬逼着他們拆開，事情要鬧僵，還不如成全了他們的好事為妙；第二，藍妮待陳淑英也很不錯。陳淑英來上海玩時，就是住在藍宅玫瑰別墅裏她們兩人感情既玩得很好，自然無形中與孫科訂定了牀頭協定了。

## 李宗仁

## 一手如

## 意：一

## 手算盤

李宗仁預事圓滑，唱了四個月的滑稽戲，終於在反動派首領蔣介石掀開他「好戰」的面具後，一溜煙的跑到他廣西老家去了。一批主戰份子，興高采烈，在廣州大放謊言，中傷這位偽代總統，氣得他肝胃病大發，於是他一怒之下，大掛沙帽，辭職不幹，鬧錫山一般人，眼看不不是路道，一面請蔣介石打電報到廣州，制止好戰份子的胡鬧，一面御駕親征，到桂林去勸駕，好容易才將這位傀儡，又從山明水秀的桂林，拖了出來。可是他一到廣州，反動派的大小官員，對他冷淡得很，沒有以前的熱絡了。

人民解放上海以前，廣州又在鬧疏散，大小偽官，祇恨爺娘少生兩條腿，惟恐走的不遲，溜的不快。解將軍以破竹之勢，陳兵粵邊，祇有五六里之遙，有人跑去問李宗仁，「一遷都嗎？」李說：「根本未考慮過」，問的人又說：「閣下既未考慮為什麼機關的人們，又溜的溜了，跑的跑了」，李大怒曰：「誰發的命令」，原來發命令的自有有人在，代總統祇是傀儡而已。

此公的思想，的確往往幼稚得可笑，他明知上了人家的當，偏要甘之如飴，願意像魚兒似的，吞人家的餌，聽人說，李宗仁有他的算盤，即俗語所說，一手如意，一手算盤，他想過獨當一面的癮，才不惜跳這一下冒天下大不韙的火坑，其實他的妙計，早已安排在腹中了，我們在某一天的報上，看見一則衡陽的電訊，說南京飛來專機十二架，滿載貴重行李，停留片刻，向廣西飛去，足見李宗仁也不是傻子，他早已安排好最後一副棋子，就是回老家，實行做他的土皇帝。

外面傳說，他的獲得偽副總統的寶座，是美帝國主義的幕後支持，所以他是死心塌地的向美帝國主義搖尾乞憐，嘲笑他的人，常常這樣說：「李宗仁做美援的夢，幾時可以做醒啊！」但是他這個夢，偏偏的做不醒，頗送秋波，大弔膀子，替刺了一口氣的反動政府掙扎，最近化了民脂民膏四萬美金，讓甘介侯到美國去揮霍，豈不是明證之一嗎？

說回來，他的美援夢只有在人民審判他的時候，才能清醒過來的！

# 何應欽

# 變成童

# 養媳婦

何應欽在西湖過六十壽，過得好好的，硬被一羣偽官兒，拖他下水，於是他決心跳火坑了。跳了兩個月而逃，逃到廣州，竟變成養媳婦，各方對行政院，當做無事，偽行政院乃變成一個毫無所謂的機關。

上海解放了，這位何先生，直嚇得尿屁直流，他第一個提出要將反動派殘餘政府，搬到台灣或者重慶去，那一副倉皇不安的姿態，比喻他是喪家犬，一點都不錯。

何應欽自己說，他現在是童養媳婦，無權主張一件什麼事，連最近立法院咨文，請他發動向宋子文借錢，嚇得他動都不敢動。

最近，聽說偽行政院長已易居正，童養媳婦可以舒一口氣了！

四大豪門之一的孔祥熙，在我們人民身上不知榨取了多少血汗多少金錢。他們孔門一家，現在正在國外享福。孔祥熙在美國紐約州里佛德魯有一座豪華美麗的祕邸，不但樓房要高人一等，內中的擺飾也不是美國人能想像的，其中有中國特有的人地氈、古玩、字畫、滿目琳琅。聽說僅僅買這所樓房就化了兩百五十多萬金元，鄰近的美國人叫它作「中國的王宮」。

孔祥熙有一個寶貝兒子叫孔令侃，最會做生意。還有一個驕貴女兒孔令儀，最會做生意，也最會玩男人。孔令儀因為得到宋美齡的喜愛，所以更作威作福，無所不為，雖反動政府大員，亦奈何他們不得，因為他們很刁滑，祇拍宋美齡一人的馬屁，出了事，便請宋在蔣介石面前偏護，蔣介石是個怕老婆的老糊塗，就也幫這兩個寶貝，連他的親生兒子蔣經國，也吃驚在孔令侃的手裏，歷代昏庸皇帝的作風，也不過如此。

民國三十年，偽國民黨反動政府勵行統制金銀，「孔二小姐」即大做其銅元生意，把銅元私運出口，過經江西檢查卡車時，也不敢扣留他。又有一次，桂林發現了偽中信局運輸處大舞弊案，被告是該處處長，借職務上的便利，由國庫流入私囊三千萬元。經人告發後，審查結果又是「孔二小姐」主謀。當時輿論大譁，蔣介石得知此事，不好意思包庇，揚言要槍斃這不肖的外甥女。但宋美齡出來撐腰，對蔣介石說你要槍斃她便先槍斃我，蔣介石一看事體鬧大，也就置之不問了。

孔令儀爲什麼被宋美齡這樣寵愛呢？其中另有秘密。據謠傳，孔令儀並不是孔祥熙老婆宋美齡的親生女，却是劉紀文和宋美齡的結晶品，這事祇瞞着老蔣，宋子文和孔祥熙他們是都知道的，究竟真相如何，祇有科學家拿血液來檢驗，才可以得到答案的。

孔令儀今年三十幾歲了，可是打扮得妖艷怪狀。她在上海時，自己駕

駛汽車在馬路上走，如果有別一輛趕在前面，她就要與那輛車子的主人爲難。

孔令儀至今沒有一個正式的丈夫，最初她想嫁給一個少年軍人，宋美齡便例舉蔣介石嫡系的軍官，如羅卓英，胡宗南，衛立煌等，但沒有一個人敢娶她，怕是吃不消她那利害的離威。

## 蔣經國

蔣經國自從在上海爲執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限價政策」失敗後，自覺沒有面目再乘上海，便悄悄地溜到

## 家庭間的裂痕

台灣，後來蔣介石下野，就飛到奉化跟在蔣匪跟前，做一個孝順兒子。蔣經國的夫人方良是俄國人，中國名字叫方良。他到了中國後，完全受了中國的影響，生活習慣都完全中國化。她能够說奉化口音的中國話，並且能够唱京戲，還在贛州表演過，雖然身材高大，黃髮碧眼，但表演起來，別有一種風姿。

方良的生活相當奢侈，她穿的是最好的英國衣料，搽的是巴黎脂粉，而且抽烟抽得很兇，抽的是名貴的香烟。

自從蔣家失勢後，她就看蔣經國不起，始終用冷淡的面孔對待他，對待蔣匪也極爲冷淡。有一次她與蔣經國發生口角，方良嚷着要離婚，還是蔣經國認錯才平息的。現在蔣介石匪幫的反動政府根本垮了，蔣家的家庭間的裂痕自然也更加大了。

## 程潛的沙蟹集

過時人物程潛，在競選偽總統失敗後，蔣介石爲了分配地盤，叫他去過偽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總，這位程頌雲先生，年紀已經

到地了，還是興高采烈的赴任，並以老家長的身份自居。一到長沙，就出了一個長遠萬言的佈告，並且預備將鄉下的田，自動捐出一百畝給偽省政府，湖南的人民，全在背後譏笑他，咒罵他，這個老而不死的東西，又回到家鄉來瞎搗亂了！

他一到長沙，第一個和他合不來的，就是李默庵，水火不相容，常常鬧得紅脖子脹臉，他手中無一兵一卒，要想硬，也硬不起來，誰知破屋又遭連夜雨，湘西的民變，和他搗蛋，弄得他焦頭爛額，監察院的老爺們，從南京趕到長沙，請他滾蛋，他拍桌大罵說：「我偏要幹，否則，就是候我眼閉眼伸，現在，萬萬辦不到！」

這位頌雲先生在湖南的生活，非常特別，除每天玩女人外，天天集了僞省府幾個頭兒驢兒，在僞省府裏打沙蟹，日以繼夜，假如有要緊事，全在沙蟹桌上解決，他這個沙蟹集團，無疑的可以操湖南全省生殺予奪的大權呢！

## 吳國楨的裙帶路綫

前僞市長吳國楨是一個狡猾的政客，他用種種圓滑的手段執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法令，壓迫人民，榨取人民。他做上海市長

的時候，遇到工人，學生集會請願，就暗使警察特務用暴力解決，而他却想做好人，親自出來調解，痛哭流涕地發表演說，欺騙人民就範。在他手裏，國特異常活躍，被他逮捕的民主人士智識青年以及工人領袖不知有多少，有的送到集中營中監禁，有的則暗中加以殺害。

他在做市長的時候，奸商投機家活躍，流氓橫行，物價狂漲，他沒有辦法對付，幾度說是要辭職，其實不過是唱唱高調而已，對這個「肥缺」，怎麼肯放棄。直到解放軍逼近上海，他知道大勢已去，好在條子撈足了，便向台灣一溜，就不回來了，這簡直是逃職，後來蔣介石也知道他和湯恩伯爭權奪利，便由他去了。

吳國楨口口聲聲喊窮，喊沒有錢，而他到了台灣就用二十幾根條子頂進了一幢美麗的大廈，試問他既然窮，那裏來這許多錢？記得上海英文大美晚報曾有一則新聞，說吳國楨的月薪每月僅合美金六元，如果祇有這些錢，一家十幾口既難維持，那裏還有條子去頂大廈呢？

吳國楨貪污也很厲害，他收受人家的賄賂，全由他的老婆黃卓羣經手。換句話說，如果有什麼事要向吳國楨情托，就要走裙帶路綫。

黃卓羣和宋子文的老婆很要好，又和宋美齡很親近。吳國楨背後有靠山，所以有恃無恐，在上海大事搜括。他靠了裙帶關係，什麼人都不怕，和僞監察院副院長劉哲聞也會鬧過癩扭。



A541 212 0017 4445B

### 恥的陰謀

# 桂系與越南戰犯保

## 大勾結詳情

遠在人民解放軍桂滇黔邊縱隊正式成立以前，莊田將軍的主力，曾經假道廣西西南邊境，沿着十萬大山和桂越邊界的憑祥、龍津、鎮邊、靖西各縣，深入滇南，開闢邊區，建立縱隊的根據地；就在莊田將軍的進軍途中，也會使廣西的統治者驚惶萬狀，特別是靖西一役，徹底乾淨的殲滅了廣西保三總隊的一個營，生俘靖西縣民團副司令；在龍州水口一役則以攻堅的姿態出現，粉碎他們堅固的碉堡，消滅全部的守軍。最使他們震驚的，是解放軍並不缺乏大砲。這桂滇黔邊縱隊成立以後，三個月來東攻西擊，席捲滇南各縣，進展神速。廣西統治者眼看著西疇危急，真是焦灼如焚。

現在，廣西統治者正進行着一項可恥的陰謀，實行與越南第一號戰犯的保大勾結起來，妄圖防止人民解放軍在廣西的發展和騷擾胡志明領導下的越南人民的政權。在過去的十年間，廣西統治者是一直在扶植那個自稱越南革命領袖的算命江湖客——阮海臣的。慘勝以後，甚至還資助過他向胡志明搗蛋，派廣西的墮落軍人秦鎮

、趙香山、黃飛虎替阮建立軍隊，企圖破壞越南民族的獨立。結果是阮海臣被越南人民擄了出去，廣西統治者的希望，也像一陣煙一樣的隨風吹散了。而最近一年來，看見法國反動派對保大的青睞，也許很快就又要粉墨登場，回到越南的法佔區復辟起來。於是廣西統治者也轉了一個新的念頭——與保大合作。

據我們所知：廣西統治者派農峻常任香港與保大方面經常聯繫，農峻會當過桂系部隊第一三師的旅長，是廣西的左江人，會說安南話。他去年年杪曾親到桂林向黃旭初報告他的工作。還有一個黃啓武則經常住在廣州，和越南的流亡接觸，黃啓武會是自崇禧的衛士連連長，和平捐客爲立法委員黃啓漢的胞弟，也做過越奸阮海臣的軍事參謀。而農黃兩人的行動，又常受廣西的特務頭子梁學基的指揮。那麼，只要從這個簡單的人事關係，我們也就不難知道廣西與保大勾結的真正內容了。

桂保的勾結具體行動是怎樣呢？

第一，廣西決定將以前收繳退入廣西的越南軍隊的槍械，全數交給保

大。

第二，廣西當局幫助保大招集在桂的越僑開始訓練，組織軍隊。

第三，保大的軍隊成立後，一切軍糧由廣西按月照人數撥給。

第四，通過保大向法帝要求武器，以一部轉入桂系部隊的手中。

第五，派前「浙江忠義救國軍」（戴笠部）的師長王權繼吳助之出任廣西對汛督辦，以加強與法帝保大的軍事勾結。

很明顯的，桂系和保大這種各爲其利的合作，是必然失敗的，尤其是絕對經不起人民解放軍和越盟人民軍的一擊的。廣西統治者鑒於目前征兵的困難重重，滿想可以利用在桂的越僑，把他們組織訓練起來，拿來阻擋人民解放軍的進展。其實這是一個可笑的幻想，因爲如果他們是良善勇敢

廣東過去曾是李漢魂統治的地盤，現在却給他的「政敵」佔據了。李漢魂會有今昔之感吧？

蔣介石臨走時派任的偽「廣東省政府主席」薛岳氏，正是李漢魂的第九一個冤家。他們早在北伐時期已經鬧翻了，嫌隙從未消解。抗戰期中，李薛同時在南潯線作戰，由於私恨而影響了作戰，配合得不諧和，陳誠和張發奎常常去過和事老，也沒有把他們的關係弄好過來，終於把薛岳部隊派到鄱陽湖東岸去，李漢魂所部留在鄱陽湖的西岸，才把兩人隔開。

後來李漢魂在粵任「主席」，薛岳在湖南也是「主席」，湘粵比鄰，正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了！湘米禁止運粵，薛氏給李漢魂不少麻煩，

的越僑，他們一定能够分辨胡志明和保大：誰是越南人民的救星，誰是越南第一號的戰犯？那麼他們真能拿得到一桿槍的時候，他們描準的一定是保大和廣西的統治者，如果桂、保所招集起來的是那些平日爲非作歹，吹賭解惰的安南流氓，這個軍隊一定是毫無紀律，暴虐而怕死的烏合之衆；那麼只要一接觸到人民解放軍或者越盟的軍隊，必然是聞風而逃，或替人民解放軍做輸送隊。

今天，南下大軍已經飛渡了長江，桂滇黔邊縱隊正在蓬勃發展，華南人民正在百倍努力開拓和擴大解放區的時候，廣西統治者不惜與法帝及越南的第一號戰犯勾結起來，企圖維持他們廣西這塊老家的地盤；其實，這樣做沒有一點用處，祇不過暴露了自已的尾巴而已。（方士）

後經余漢謀極力疎迫，才把軍米弄到手。

至於余漢謀與李漢魂之間，水火起於倒陳擁蔣之後的廣東軍隊改編問題，當時五個軍長之中，少了一個鄧龍光，李便力爭；但無結果，余漢謀硬要把自己的親信黃濤抬起來，使李爲之氣結。

民國二十九年，余李同在廣東爭權奪利，省府和戰區長官部以曲江爲戰場，打得不可開交，即大敵臨頭，他們還是爲了省府是否遷連縣問題爭持不下。李漢魂受盡了余漢謀的淘氣了！

抗戰結束，蔣介石把他們一齊踢出廣東，一個去衢州，一個出美國。兩敗俱傷，此之謂也！

## 李漢魂的死冤家

# 張羣的一盤大雜燴

## 「西南集團」到底有多少賭本？

### 由來

遠在解放軍底定東北，進圍平津的時候，美國的通訊社就傳出了蔣政權內部在有一「區域安全」的醞釀的消息。

去年十二月下旬，南京傳何應欽將出任「西南軍政長官」，負責西南各省蔣家軍政事宜。據路透社報導「倫敦消息靈通的軍事觀察家認為，國民黨政府此舉的真正目的在於：（一）抑止西南各省軍閥的自治運動；（二）進行必要的準備以使國民黨向中共所作的和平試探萬一失敗時，最後將政府遷至西南某處而作戰到底。」

就在蔣介石「走開」的前夕，他主動的為掌握「區域安全」的局面，而佈下了幾齣棋子。這是由張羣、張治中等參加的「御前會議」決定的：余漢謀、薛岳、張發奎、朱紹良等佈置到華南，張治中回到西北，張羣回到西南。

張羣到西南幹什麼呢？除了仍然作為幕後人物，參與全般性的陰謀之外，美蔣直接交給他的負責的，是圍繞着重慶的川、康、滇、黔四省，這局面，用一個現成的名詞來說：就是「西南集團」。

### 背景

張羣在新任命發表之後，一個多月來保持着沉默。誰都知道，張羣這樣的人，政學系這樣的集團，沉默絕

不是好事情。

卸除了「行政院長」職務的張羣，曾經長時期在翁文灝背後做「太上院長」也會以「閒雲野鶴」之身，隨帶膠水漿糊，到處奔走，替蔣做了的蔣政權做出粘貼工作，他到過北平、昆明、成都，遍訪那些「問題人物」。在去年大局垂危緊張關頭，一度他到了東京，朝見日本的「太上皇」，蔣府的理想「總督」麥克阿瑟元帥，於是，在外國，美帝通過麥克阿瑟之手，搞起什麼東亞反共集團，在內圈，美蔣通過張羣之流，搞起什麼地方集團來了。

於是「西南集團」的粘貼者，到溪口住了三天，辭別了在廬墓裏盡「孝道」的蔣「總統」飛回四川來了。

### 瓜葛

郭沫若先生說過：「CC系並不可怕，因為它只是反動派的爪牙，而政學系則是反動派的一個後腦。」近年來美蔣一切的陰謀活動，都是以政學系為中心而進行。這次搞「地方集團」，毫無疑問的，是以政學系為骨幹，而張羣則是秉承美蔣之命，在其中作為真正的組織者。

我們且看：已在形成中的「地方集團」，在西北，陝甘寧青和新疆的胡宗南、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馬步青、陶峙岳等；在華南，下了台的宋子文躲在香港牽線，演出的主角

武有張發奎、余漢謀、薛岳、李漢魂，文有兩頭目孫科和吳鐵城，此外，「天南王」陳濟棠，爛仔頭李福林都來幫場，照預定角色，福建的朱紹良也是「當然演員」；在這幾個集團之間，又有以白崇禧為中心的鄂湘桂集團，湖北的張篤倫，湖南的程潛，廣西的黃旭初，都是其中要角。我們在後面還要敘述，張羣搞的「西南集團」，更其「熱鬧」。

這幾個「地方集團」之間，是有着千絲萬縷，攀籐附葛的聯繫。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支筋絡，就是政學系。西北集團的中心人物張治中，和張羣共同參與「御前會議」的決策，又一向是黃浦系與政學系之間的橋樑；現在華南的吳鐵城，曾是政學系與CC的「兩棲動物」；「白狐狸」白、何、李「集團」裏的何應欽，近年來和張羣關係密切，同為美帝寵兒，湖北的張篤倫則是政學系重要幹部；更值得注意的，是張羣入川之前，曾親往武漢和長沙，與白崇禧程潛作過密談。

### 脈絡

「西南集團」外部瓜葛，正如上述，它的內部構成，也有脈絡可找。

先說川康，「大川康主義」吵得很久了，為什麼搞不出名堂來呢？原因是它本身就有派系，有矛盾。去年夏天，王陵基幹上四川省「主席」，楊森幹上重慶「市長」，在

川康，就形成了「中央」與「地方」的對立。王、楊代表「中央」，成為蔣集團在四川的爪牙。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郭（增緒）代表地方封建勢力。張羣回到四川，第一件事就是把這兩種勢力加以再組織，以造成「矛盾的統一」的局面。在張羣回川之前，王陵基曾在「參議會」和「行政會議」之類的場合，高唱過「四川將領大團結」共商「安川」大計。王陵基所搞不好的局面，善於合縱連橫的張羣就比較有把握。張羣在南京，原已有「川康軍人駐京辦事處處長」的稱號，這一次該到他回到四川來「辦事」了。

我們且看這些四川人物的關係吧：王陵基是政學系主幹之一，在「省委」裏，何北衡、孟廣澎都是政學系人物；劉航深是王陵基的智囊；此外，民生公司老板盧作孚，四川財閥胡子昂在上海參與張羣的密謀，先行回川替他「開路」，「拉客」的；手頭還有兩師殘兵的本錢的孫震，駐在宜昌替四川守門，張羣把他的姪兒孫元良拉去重慶，目的在收「羈縻」之功；對於王增緒，去年曾有過舊嫌，王曾發表公開信，大罵張羣，後來「言語拿順」，也就不了之。今天張羣大權在握，他會下功夫把王增緒拉到身邊的；至於楊森，由蔣介石的付託，他倆勢必互相結納；剩下祇有鄧錫侯和潘文華，資本無多，大概要看劉文輝的動行行事了。

說到西康，劉文輝與政學系素有勾搭，且久有志於成都平原，張羣這一來，在劉文輝未始不想更進一步；而替蔣介石留守西康的西昌行轅主任

賀國光，則首先跑到重慶「歸隊」了。再說貴州，谷正倫是張羣的日本士官同學，也和政學系有淵源，最近派往重慶的代表何輯五（貴州「建設廳長」），是何應欽的弟弟，張何之間的關係已如前述，而張羣的綏署參謀長蕭毅肅，又是何應欽的心腹，日本投降前後「陸總」的參謀長。貴州封建勢力之向張羣靠攏，當也是意料中的事。

最後說到雲南，盧漢早已一交跌到蔣介石懷裏，儘管前時由南京回昆明，還對「西南聯防」之說故示閃避，但那不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自欺欺人而已。他的重要跟班斐存藩，抗戰時期已被目為雲南的「內奸」，此時之盡「媒介」作用，自不待言。至於前「雲南警備司令」現任「保安司令」前「補訓處長」的劍子手何紹周，則是何應欽的姪兒，三年前蔣向龍雲開刀，就有他一份，現在兵權在握，盧漢更不免由他牽着鼻子走路了。

還有一根線，應該抽出來擴大來看的，綏署副主任的錢大鈞，他如何應欽關係很深，而關係更深的是蔣介石，二十年來，他始終是蔣的貼身侍衛，做過侍從室主任多年，同蕭毅肅之代表何應欽一樣，他在拼湊中的西南集團裏，將以蔣的代表身份參加。「西南集團」這一盆封建殘餘勢力的大雜燴，真正的廚師是蔣介石，而真正的老板是在華盛頓和東京。

**實力**

這個在拼湊中的「西南集團」，是前述一羣地方封建軍閥搭在一起的

，姑不論它搞不搞得成功，但他的性質是確定的了，那就是賭徒們搭股拚命的最後一注，那麼，賭徒們究竟還有多少賭本呢？

先說四川，「正規軍」祇有六個師，孫震帶了兩個師在宜昌。羅廣文的一個師，黃隱（鄧錫侯部）的一個師在川北廣元一帶。大巴山防線，方靖一個整編師（原七十九軍）在川東萬縣一帶，陳瑞鼎的一個師在葛縣宜昌之間，至於那些警備司令之類，不過是空頭司令罷了，王陵基的保安團只有八個團，劉航深何北衡等說要搞什麼民團，但只是說說而已。至於西康，劉文輝所有的不過幾團人，幹部都是雅片烟鬼。川康所有這些幹部，派系複雜，各懷鬼胎，連烏合之衆也說不上，去年秋以來「華不山民變」像烽火一樣到處點起，越燒越大，等到解放軍大軍到來時，軍閥們的兵還有用處嗎？

說到雲南，盧漢是光棍主席，滇軍已在省外全部解放了，繩索細綁來的保安隊，是牽在何紹周手裏，朱家璧部的人民解放軍久已使他們無力應付，而人民武裝正在雲南全境到處活動。貴州，是「西南集團」實力最弱的一環，沒有蔣家正規軍，也沒有多少保安隊（僅有五團），谷正倫正在大喊着要建立什麼「民衆自衛大隊」，但空喊有什麼用處呢？人民武裝在貴州境內活動的已經成千成萬，桂滇黔邊區縱隊像一把利刃，向這最弱的一環砍去了。「西南集團」能搞出什麼把戲，我們等着瞧吧！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輯：  
大同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出版發行：  
大同出版社  
新開路四七一弄  
電話三六八

**蔣黨內幕**

揭穿秘密  
大快人心

**第一輯要目**

荼毒中國廿二年，真號戰犯蔣介石  
四大家族卵翼下的蔣黨刮財專家羣像  
湯恩伯與桂系  
蔣介石怎樣捉陳儀  
以反共為職業的何應欽  
妄想做上海神仙的陳濟棠  
豺狼——陳誠  
記垮台三次的孫科——財與色的故事  
孔祥熙是製造嗎啡海洛因的大王  
白崇禧造成武漢清一色的毒辣手段  
清算李宗仁的大血債  
杜聿明落網記  
軍統化身——保密局  
謀財害命的總機關  
蔣黨藍衣社的十三太保

**第二輯要目**

一連串的美援故事  
詳論李宗仁的相思債  
百萬封翁王雲五  
蔣黨藍衣社的特務系統  
追記蔣黨的掠奪大騙局  
中統巨頭之一——吳鐵城  
張羣與政學系  
華南蔣黨迫害人民的事實  
殺人不眨眼的李漢魂  
陳張余薛口中的孫科  
杜聿明創造的活地獄記  
蔣黨在平的特務頭子張蔭梧  
海南島是反動派的墳墓  
薛岳開賭擱淺記  
藍妮的醜事  
毛森開頭刀的是那一個  
陳濟棠腰纏萬貫上海南島的內幕  
張陳合流對抗余薛

本行新書  
正在排印  
四大家族  
戰犯水滸  
傳（一百○八個戰犯的事蹟）  
蔣介石的藍衣社  
上海豪門集  
業已出版  
內容豐富  
長短十三篇  
厚冊只售  
一元六角  
精彩篇

總經售：  
世界書版社  
上海山東中路永樂  
外埠總經銷：  
三新書版社